

第一章

澳门戏剧的渊源及其 前期状况

第一节 《牡丹亭还魂记》与澳门

澳门与中国戏曲的关系，应自明朝的汤显祖起。汤显祖于 1598 年完成了《牡丹亭还魂记》的写作，在剧中就提到澳门，例如第六出《怅眺》：

（丑）老兄可知？有个钦差识宝中郎苗老先生，倒是个知趣人。今秋任满，例于香山多宝寺中赛宝。那时一往何如？

又第二十一出《谒遇》：

（老旦扮僧上）一领破袈裟，香山嶼里巴。多生多宝多菩萨，多多照证光光乍。小僧广州府香山县多宝寺一个住持。这寺原是番鬼们建造，以便迎接收宝官员。兹有钦差苗爷任满，祭宝于多宝菩萨位前，不免迎接。

（净扮苗舜宾，末扮通事，外、贴扮皂卒，丑扮番鬼上）……自家

钦差识宝使臣苗舜宾便是。三年任满，例当祭赛多宝菩萨。通事那里？（末见介）（丑见介）伽喇喇。（老旦见介）（净）叫通事，分付番回献宝。（末）俱已陈设。（净起看宝介）奇哉宝也。真乃磊落山川，精茨日月。多宝寺不虚名矣！看香。（内鸣钟，净礼拜介）

……（净）和尚，替番回海商，祝赞一番。

类似上述的资料，在《谒遇》这一出内还有一些，如稍后的柳梦梅至澳门求见钦差苗舜宾等情节。香山嶼在明季泛指今中山一带（包括现在的澳门），但在剧中应指今天的澳门半岛；至于番鬼、番回、海商等等，即指当时在澳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外国人，其中有来自欧洲的，也有来自东南亚及远东诸国的；通事应指翻译。剧中提到的“香山嶼里巴”的“巴”，有可能泛指当时在澳门的天主教教堂；当时最著名的有三巴寺，“巴”或即指此，亦未可知。至于剧中提到的原由“番鬼们建造”的多宝寺及其住持僧，应是天主教的教堂或修院及其内的工作人员；剧中亦提到多宝寺在接待苗舜宾时也有番鬼在，有人认为多宝寺即一座华洋教士共处的天主教教堂或修院之类的地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汤显祖笔下的多宝寺，就是三巴寺。^①

澳门人演传统戏剧之一幕



如果说话剧这一西方的戏剧形式，更多的是属于葡萄牙人、土生葡人或知识分子阶层的艺术，那么更为普通市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则是中国的传统戏曲特别是粤剧。传统的粤剧（即广东大戏）和粤曲，一直在澳门非常流行，甚至连不少土生葡人都非常热衷于粤剧表演，认真地学上几段唱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在一个外地人看来，澳门人仿佛天生具有泛神论的思想，因此，他们修建了各式庙宇、教堂。从中式庙宇来看，妈祖庙自不必说，还有观音庙、土地庙、包公庙、谭公庙、哪吒庙等等，这些庙中供奉着保佑各方的神灵，并且一直香火

^① 章文钦：《清代澳门诗中关于天主教的描述》，《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5年2月，第179页。

鼎盛。由于没有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和洗劫，澳门人保持了中国人的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每年定期举行祭祀活动。他们相信，通过对诸神的膜拜和祈祷，诸神就会给这块美丽的土地带来永久的安康和福祉。

娱神活动中总是伴随着大型的戏剧演出，这就是所谓“神功戏”，每逢观音、土地、天后或被尊为神的列位公卿们的寿诞之日，澳门人都会以贺诞为名，在庙前空地上用长竹竿搭起戏棚，举行粤剧大戏、木头（木偶）戏或粤曲演唱活动，演出时，通常是五场日戏加上四场夜戏，之所以组成九场大戏连演的局面，这与中国人对数字“九”的崇拜有关，取“九九不尽”、“九九归一”之意。通常神功戏的演出，总是选取一些粤剧中的吉祥、喜闹剧目，如在1966年，沙梨头的土地庙举行神诞庆祝，就曾经邀请香港的剧团跨海而来，演出《六国大封相》、《仙姬贺寿大送子》、《盖世无双霸楚城》、《双仙拜月亭》等。神功戏的演出是澳门特有的祭神仪式，此活动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之久。

据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来到澳门的法国画家博尔杰描述，当时的神功戏演出已经是规模宏大，场面红火。他曾经作为观众参与其中，并为澳门人对戏剧的痴迷而惊讶：“他们看戏时是如此的投入，连苍蝇的嗡嗡叫声都能听清。中国人太喜欢看戏了，有的人找不到座位，就爬上了戏台的竹竿。后面来的人则要比那些已经爬在竹竿上的人再爬高一点，这样竹架上像戏院里的包厢一样挤满了人。尽管他们要使尽全力才能使自己停留在那危险的地方，他们还是全神贯注地看戏。竹子的坚固令我惊叹。”^①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澳门出现了一个本地的粤剧团“小龙剧团”，是由一个富有的龙姓人家组织的私人剧团，当时它非常活跃，参加了很多次神功戏的演出。

如今的雀仔园的土地庙、下环河边新街的福德祠、沙梨头的土地庙、路环的天后庙和谭公庙、氹仔卓家村的关帝庙等，这些庙宇的庙前空地，仍然是神功戏演出的重要场地。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不再恪守旧有的仪式定制，演出的剧目和场次可以是变数，娱神活动的宗教色彩逐渐减弱，而世俗的娱人成分逐渐加多。

2004年4月，在澳门氹仔有一次神功戏的演出。北帝庙前，人们早已搭好了戏棚和戏台，戏台的方位与北帝的神位遥遥相对，在戏台与庙

^① [法]博尔杰：《博尔杰绘画：中国与中国人》，澳门文化学会1990年版，第51页。

1944年，澳门“小龙剧团”义演后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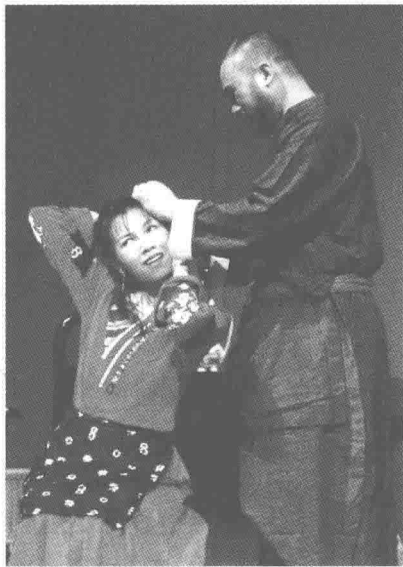
门之间，摆满了各界人士送来的用鲜花扎成的花牌。那一晚的演出，是从广东请来的粤剧班，原有的庆贺剧目已经被改换为很世俗的市井剧目，比如表现《红楼梦》中宝黛之恋的《情僧夜到潇湘馆》之类，娱神的功利色彩已经被置换为娱人的现实目的。当演出的开台锣鼓轰然敲响之时，北帝庙前入夜紧闭的门扉豁然洞开，门神分立两旁，喧嚣开始沉寂，慈眉善目的北帝与广场上快乐的人们一起，安享太平盛世的欢娱，并祈祷着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澳门目前还没有自己的专业粤剧团，因此每有演出，常是邀请外地剧团莅临，但澳门却有众多的粤剧迷。据说现在登记在册的，就有一百多个曲艺团（粤剧演唱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力进粤剧团，他们有相对固定的演员，每年有一两场演出，其他还有娱乐之友粤剧团、春风粤剧团等，也比较活跃，清平大戏院是澳门粤剧的主要演出地。粤剧爱好者们依照个人兴趣组成粤曲研习团体，一遇闲暇，便要聚集一处，度曲习艺。这些粤剧票友时常会对外演出一些唱段，甚至搭班客串，粉墨登场，演出大型全本粤剧，过一把戏瘾。

每年的夏秋之交，是澳门金风送爽，和煦温馨的时节，通常，每年一度由特区政府资助，由澳门文化局主办的“澳门艺术节”，将在这一时节如期

举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日趋深远,成为中国东南地区重要的艺术盛会。迄今为止,艺术节已经成功地举办了16届。在为期一周左右的艺术节期间,不仅有音乐、舞蹈、电影等艺术形式的观摩活动,而且有海外和内地各著名剧团来此演出风格各异的戏剧。

澳门文化局近年来致力于向澳门民众介绍祖国内地地方剧种,先后邀请了包括粤剧、京剧、川剧、黄梅戏、越剧在内的内地一流戏曲剧团,赴澳参加各届艺术节,演出代表性剧目,如四川川剧院的《死水微澜》、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西厢记》、南京市京剧团的《骆驼祥子》、安徽安庆黄梅戏剧团的《徽州女人》等等,这些戏曲技艺精湛,在澳门观众中间受到了普遍好评。祖国内地戏曲艺术在澳门的传布,不仅有助于开阔澳门民众的艺术视界,而且对于提高他们的审美素质大有裨益。



2000年,第十一届
澳门艺术节演出
《原野》之一幕

第二节 澳门与西方戏剧

澳门戏剧与中国戏曲的缘分,已如上述。而澳门与西方戏剧的缘分竟开始于四百年前。

“圣保禄修院”建成后的1594年,由耶稣会创立的当时亚洲第一所现代西式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也随之建立。^① 教会之所以不惜财力、精力开办这样的学院,目的是为培养入华传教士创造条件。圣保禄学院历时186年(1594—1762),此间,“校园戏剧”异常活跃,几乎每年都有演出。

1596年1月16日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记载了一场悲剧演出的盛况:

圣母献瞻节那一天,公演了一场悲剧。主角由一年级的教师担

^① 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澳门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任,其余的角色由学生扮演。剧情叙述信仰如何战胜了日本的迫害。演出在本学院门口的台阶上进行,结果吸引了全城百姓观看,将三巴寺前面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演出如此精彩,毫不逊色于任何大学的水平。因为主要剧情用拉丁文演出,为了使不懂拉丁文的观众能够欣赏,还特意制作了中文对白……同时配上音乐和伴唱,令所有的人均非常满意。^①

遥想当年,大三巴前长长的台阶两旁,汇集了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因为是教会组织的演出,所以也就带来了平等的观念,达官贵人、市井小贩不限,人们熙熙而乐,比肩而坐。前来围观的人是如此多,以致早来的人群还能在台阶两旁或坐或站,而来晚的人们就只能站在离台阶最近的街巷了。文中提到戏剧表现的是“信仰战胜日本的迫害”,那么由此推断,这个戏有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宗教剧,而是部分地反映了澳门人民抗倭斗争的故事,这也是这个戏的演出受到市民普遍关注的原因之一。文中还记载,演出中出现了“中文对白”,这说明,当时圣保禄学院的师生,已经具有了良好的中文水平,甚至可以推论,很有可能,有中国人参与了这个戏剧的制作、演出活动。

1604年1月27日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详细记述了一场喜剧演出的内容与经过,圣保禄学院的学生演出,甚至开始走出校园的围墙,进入了澳门社会的市民生活。年报记载提到了本次演出的社会效果:“本来这一喜剧如同往年那样,是为欢迎中国主教莅临而演的,但是今年似乎是为了娱乐本城居民,因为市民们为荷兰人给他们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沮丧,荷兰人刚刚剽掠了澳门的三艘货船……”^②海波宁静的澳门,却历尽人世的劫波,这块土地上出现的戏剧,与当地的人民一道,共同承受着了历史的悲喜。

就以上两场演出的情形而言,戏剧观众中都包括澳门的居民,这就说明,当时的学生演出已经超越了自娱自乐的层面,而具有了“公演”的性质。

400多年前的戏剧是什么样的,我们已无法知晓,但无可否认的是它

^① 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澳门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② 同上,第90页。

存在的历史价值。根据现有的中国话剧史记载：最早的学生演剧活动，出现在 1899 年的上海，当时的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的学生演出了《官场丑史》；而标志着中国话剧开端的演出，则出现在 1907 年的东京，那是中国留日学生演出的《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但澳门圣保禄学院的“校园戏剧”公演，却比两次有史记载的演出都大大地提前，因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中国土地上最早出现的西方戏剧。

谈到澳门戏剧的起源，还有一个重要的不能不提的依据，那就是 1860 年开始修建的岗顶戏院。岗顶戏院是个中国化了的的名字，因为它的位置处在岗顶奥斯丁教堂前；其实它最初的命名是“伯多禄五世剧院”，而“伯多禄五世”正是当时葡萄牙国王的王号，相传，这位国王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为人开明、睿智，曾大力支持文化教育，因此受到葡萄牙人的爱戴，为纪念这位国王的业绩，身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集资修建岗顶戏院，并以国王的王号命名。

驻守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渐渐地适应着新的环境，并开始与其他族群的女人通婚，他们生下的混血孩子，就是所谓的“土生葡人”。土生葡人融会葡萄牙语和其他族群的口语，形成自己的特殊方言形式，这就是只在方圆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使用的土生葡人的“土语”(patod)。土生葡人的社会地位比较特殊，生活条件也相对优越，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些名门望族，并举行各式各样的社交、娱乐活动。据说，土生葡人的戏剧演出活动，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经开始，此后他们的戏剧活动绵延不绝。岁月无声而逝，历史复转轮回，土生葡人的存在，成为澳门最有历史感的文化现象；而他们演出的戏剧，也成为澳门最独特的艺术风景。

留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的社会和娱乐活动，不可能总是在某人家中举行，因此，就需要建设公共娱乐设施。1860 年，土生葡人伯多禄·耶尔曼奴·马忌士(Pedro Marques)设计并主持了“伯多禄五世剧院”的修建工作，有意思的是，这位马忌士既不是工程师，也不是规划师，他的身份只是一个议事公局的秘书，但是凭着他的聪明智慧，却完成了这样一项在当时来讲是颇为了不起的工程。建成后的剧院完全是一派西式建筑风格，拥有 360 个座位，适合音乐演奏，也能进行戏剧演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该戏院不仅举办过许多话剧、歌剧和各式音乐会，而且成为上流社会举办婚礼、受洗、庆典活动的重要场地。直至今日，人们仍把岗顶戏院当成是理想的戏剧演出场所，它也一直发挥着自己的

作用。

据现有的中国话剧史记载,1866年,侨居上海的西方人组织了他们的业余剧团——A·D·C剧团(Amatuer Dramatic Club Of Shanghai),后来他们修建了一个正规西式剧场——兰心戏院,以当时的建筑水平而言,一个剧院的建成要耗费比较长的时间,岗顶戏院的修建就长达十余年,那么,岗顶戏院是不是中国本土上出现得最早的西式剧场呢?很有可能。

第三节 澳门现代话剧的诞生

追溯澳门现代的话剧历史,那可是相当久远的事。早在1905年,当时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并且成为其得力助手的陈少白先生,出于宣传革命、开启民智的需要,在广东一带创设了戏剧学校。陈先生组织学生和爱国志士编撰剧本,进行巡回演出和革命动员,他们的足迹所及不仅遍布广东乡间,甚至到达过香港、澳门。有力的革命宣传和戏剧活动的开展,点燃了中国东南地区思想启蒙的火炬。

继陈少白先生的戏剧活动之后,在20世纪初叶,香港新闻界的进步报人在澳门组织了艺术团体——优天社,还组织了戏剧演出团体——优天影剧团,主要成员有黄鲁逸、卢梭魂、欧博明、黄世仲、李孟哲、陈铁军等,起初他们专门演出揭露官场腐败和现实黑暗的话剧,后来考虑到澳门观众对传统粤曲的适应性,在1907年以后,顺应中国戏曲改良的呼声,他们便转而以改良粤剧的形式,演出历史剧和时装戏,宣传革命主张和进步思想。从戏剧史实中,我们不难看出,澳门戏剧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的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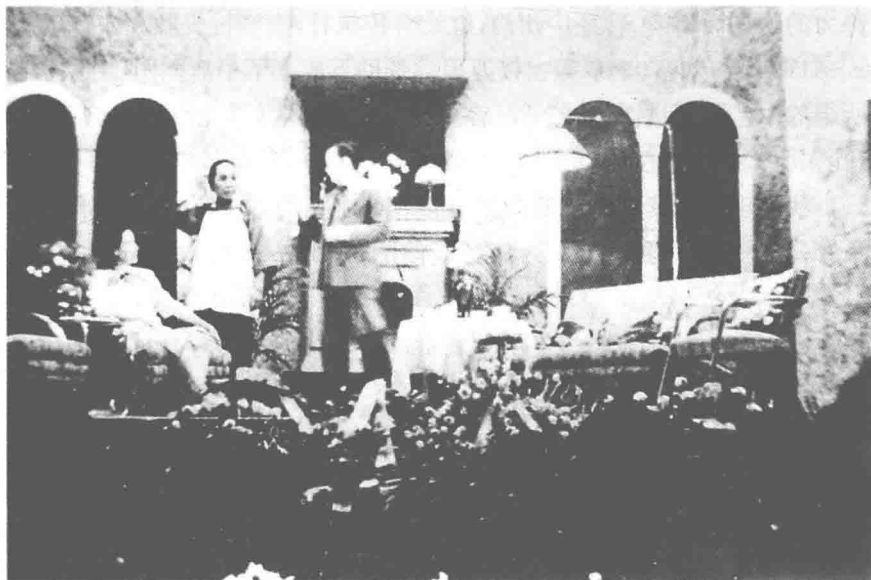
限于各种原因,澳门的话剧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话剧的中心始终存在于广州一带,话剧演出只是以辐射的方式影响澳门。

1929年,中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应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明枢的邀请,来到广州,主持创办“广东艺术研究所”。欧阳予倩先生曾经邀请田汉先生等戏剧名家,举办戏剧讲座、培训演艺人才,出版理论刊物,组织戏剧演出。欧阳予倩先生传播的戏剧知识,吸

引了澳门的戏剧爱好者,促使他们走上了戏剧之途,梁寒淡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后来他不仅在艺术道路上砥砺前行,而且致力于艺术教育,为澳门培养了不少戏剧人才。

1941年,中国话剧的另一位戏剧前辈洪深先生,来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戏剧课程,这位20年代哈佛大学的戏剧硕士、美国著名戏剧家贝克先生的学生,具有丰厚的现代戏剧学养和戏剧实践经验,他的戏剧课别开生面、活泼生动,吸引了很多学生。当时在中山大学沐浴师恩的罗灿坤和甘恒,后来回到澳门,成为澳门现代戏剧的先驱人物,为话剧艺术在澳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早的一个话剧演出,是在1925年2月。但是,正式的诞生期应是中国抗日的时期,当时的澳门人以演剧积极投入爱国救亡运动。活跃的剧社有前锋剧社、绿光剧社、起来剧社、晓钟剧社等,话剧界代表人物黄君烈、余巴(余长才)和梁曼飞等,都积极地参加了当时由澳门《朝阳日报》和《大众报》联合发起组织的“澳门学界(后改名为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澳门四界救灾会”)。1937年9月至11月,“澳门四界救灾会”以游艺会的形式为抗战筹款。在1937年9月4日,在澳门清平戏院的游艺大会上,前锋剧社演出抗日话剧《烙印》、晓钟剧社



抗战时期,澳门“中国妇女慰劳会”演剧之一幕

演出抗日话剧《布袋队》及反封建的话剧《兰芝与仲卿》。^①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澳门的话剧界有了演街头剧、宣传剧的传统,一直延伸到六七十年代。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澳门成为孤岛,“澳门四界救灾会”全部会务被迫停顿。但澳门戏剧界的活动,其实并没有停顿;相反,是有所发展的。

1939年8月,原上海“中国旅行剧团”的负责人唐槐秋南下广州,再至香港,组织了“中国旅行剧团国语组”,又与张雪峰、关存英和梁寒淡等合力创办了“中国旅行剧团广东话组”。这个“中国旅行剧团广东话组”就在1939年8月在澳门的域多利戏院演出了两场大型历史剧《武则天》。^②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澳门因为葡国宣布中立而成为非战区,成为南中国的战祸、政治避难孤岛,大批戏剧界人士避居于澳门。1942年4月,张雪峰发起当时居澳的艺人组成了一个意指港澳艺人联合组织的、名为“艺联”的剧团,创团和中心人物包括张雪峰、梁寒淡、陈有后、良鸣、潘皋、鲍洛夫、邓竹筠、梁福和、张雪光和李亨等。“艺联”乃澳门话剧史上迄今唯一的职业剧团,在澳门约活跃了不足半年,因人手不足而招考职业演员,曾在域多利戏院演过《武则天》、《生死恋》、《雷雨》、《日出》、《茶花女》、《明末遗恨》和《巡阅使》等剧。1942年下半年因日方势力的胁逼而离澳,转往广州湾,继续宣传抗日,直至抗日胜利才解散。^③

1944年,刘芬、李亨等在钱万里的赞助下成立了中流剧团(由原李亨所组的中艺剧团过渡而成),先后演过《金玉满堂》、《北京人》、《原野》、《孔雀胆》、《愁城记》(演出时易名为《走出愁城》)。^④

我们现在能读到的抗日时期在澳门出版和作文字发表的创作剧本只有一部——约写成于1938年圣诞前的《圣诞节前夜》,创作者应为培

① 黄忍慈、陈立平:《澳门四界救灾会的抗日救国活动》,《濠江风云儿女——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国事迹》,澳门星光书店,1990年4月初版,第9—11、14页。

② 邓耀荣:《澳门话剧断章》,《澳门文学论集》,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编,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年4月初版,第132页。

③ 黄忍慈、陈立平:《澳门四界救灾会的抗日救国活动》,《濠江风云儿女——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国事迹》,澳门星光书店,1990年4月初版,第132—134页。

④ 何乐:《在北江》,《澳门》培正中学,佚名文集(缺封面、封底、版权页及第1—6页),约出版于1930—1940年,第186—202页。按:原书为现任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长刘美冰校长所珍藏,今蒙其赐赠影本,玉成拙文,谨此致谢。

正中学的暴风剧社。据资料显示,培正中学当时主要的抗日活动包括戏剧表演(舞台剧和街头剧),曾经组成“培正中学暑期流动演剧宣传队”,由区永祥任队长,下设戏剧部,由缪国英负责(兼主舞台股),其下分舞台、剧务(邓国藩负责)和街头(许家光负责)三股,全队共有二十余人。舞台剧方面,他们曾演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张家店》、《炸药》、《最后一计》等,街头剧曾演出《团结一致》和《盲哑恨》(后来也搬上舞台来演)。他们曾在太平场、从化城、鳌市、龙山、汤塘、清远等地,千辛万苦地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演出。^①至于暴风剧社,亦曾组成“暴风剧社暑期流动宣传团”,团员有林炳光、吴景贤、温光昌、黎朝信、林炳南、陆万团、王北海、刘如柏、杨怀、李铸晋、唐英伟、哈唤然等,曾远赴广西作抗战宣传,演出的剧本有《三江好》、《最后一计》、《重逢》、《张家店》、《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父与子》、《一个游击队员》和《再上前线》等。在桂林演出的时候,曾与著名的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见过面,观摩过欧阳予倩编导的改良旧剧——桂剧《梁红玉》。^②

《圣诞节前夜》一剧,演员包括郭天祥、王北海、王铸豪、李文亮、李铸晋、蔡景涛、林敞章、杨怀、吕仕林、罗承权、陈稚棠和关存英。据此剧的《附记》说,此剧为集体创作,剧本写成后,经杨维忠提供修改情节的意见,但未及订正,刊出时仍依初稿。^③剧情是说一位曾经参加过黄花岗之役的老牧师参与了抗日的地下工作,担负了在圣诞节前夜突袭日军的重要任务。但行动之前他要与教友们开一个圣诞叙会,这时候他的儿子从外地回来了。他一时自私心起,怕牺牲了儿子,因此不让儿子参加行动,但马上他就为自己的错误而后悔了。老牧师与教徒叙集,慷慨地讲道,最后团结了众教友,并带着自己至爱的儿子,勇敢地、无私地一起投入了抗日的战斗中。从这部剧作,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们将民族的、爱国的心与基督教信仰里的抗暴精神相结合,从而表现出中国的基督徒,在抗日战争这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有着强烈的反抗侵略、打击不义的勇气。请看老牧师和众教徒的祈祷:

① 李铸晋:《我们在广西》;何乐:《在北江》,(澳门)培正中学,佚名文集(缺封面、封底、版权页及第1—6页),约出版于1930—1940年,第11—146页。

② 邓耀荣:《澳门话剧断章》,《澳门文学论集》,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编,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年4月初版,第147—161页。

③ 何乐:《在北江》,(澳门)培正中学,佚名文集(缺封面、封底、版权页及第1—6页),约出版于1930—1940年,第157—158页。

(静默)

牧 我们先祈祷。

(大家肃然)

(牧师祈祷)

牧 万能之主，仁爱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圣拜，因为我们在兵燹余生，还能够有机会礼拜，这是我们首先所感谢的。我们想，我们的兄弟姊妹在暴力压迫之下，仍然坚持信仰，在这里歌颂基督诞生，这足以证明主道是怎样的博大，而指导我们怎样地去纪念这个伟大的诞节。这样，正是显示出基督诞生的重大性，基督诞生就是上帝给人类一个拯救，基督的一生伟业就是扶助弱小，反抗强暴，结果是牺牲成仁。所以，基督诞生就是被侵略的民族向侵略者反抗的开始，也就是正义人道向压迫、剥削、敲榨的恶势力进攻的开始，我们纪念基督诞生，就是效法基督的精神，向侵略者反抗！

牧 (渐渐入题)主呵！我们是基督的信徒，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情势，我主必能明察的了。试看，侵略者屠杀了我们多少人民，攘夺了我们多少土地，我们全国所受的是：杀戮，奸淫，放火，打劫，欺骗，压榨。侵略者之所为无一不是违背主的主张，触犯主的诫条。我们相信，我主必然地会惩治侵略者的，然而，我们所祈求主赐我们的，不仅是消极的庇护，而是积极的反抗的力量，我们求主指导我们怎样效法基督的人格，坚抱着基督的精神，而增强反抗强暴的勇气！（祈祷的牧师与默坐的大众都渐紧张起来了）

牧 主啊！我们都是基督的信徒；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东山的居民，东山，东山是我们的老家，我们回想，20年前或者30年前的东山是怎样的呢？从前的东山不过是一片荒郊，近年已成为完美的市区了。东山所蕴藏的不仅是华丽的物质，它还有纯洁的精神，因为东山是我们基督徒开拓来的。我们在东山建立有礼拜堂，宣扬基督的真理；建立学校，教育青年；建立医院，扶救危弱：这都是借我主的荣耀而设立的。可是到了现在，东山的一切毁灭了。现在布满于东山空间的不是主的真理，而是杀人的恶魔。你看，今日的东山的主人不是我们基督徒而是刽子手了！东山的一切——我主的光荣，我们的血汗——都毁灭了！

(大家渐渐感到切肤之痛)

牧 主啊! 从前你指导我们怎样去建设东山,现在东山毁灭了,我们决不坐视的。东山是我们的,东山是基督徒的,这地方有我主的光荣,有我们的血汗,我们把东山是(按:应作视)为圣地! 东山就是耶露撒冷,我们要保卫圣地——东山!

(大家紧张到几乎喊出来)

牧 主啊! 我们记得,古时候欧洲的基督徒为着保卫圣地,不惜流血战争;现在我们的东山惨受蹂躏,我们要效法十字军的精神,向敌人打击去! 我们想,我们这样做,必能获得我主的允许,还得我主之指导,使我们得到胜利……^①

而剧中盲女阿珍的一番话,正好反映了剧作者们在宗教、公义与民族、国家方面已经找着了一个立足点,他们为求真正的和平而战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

子 阿珍,你对于那些禽兽愤恨也怕很深了,假如你有眼睛……

女 假如我有眼睛,我就上前线去,至少也要砍他们十个头! 但是,没有眼睛的人又有什么办法? 只有祈祷上帝,等到他们罪恶贯盈的时候,一定不能逃出上帝的严重的惩罚。

子 上帝当然会惩罚他们,但是我们也要起来扑灭他们!

女 不错。我们要扑灭他们! 虽然上帝主张和平,但是我们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抗战,为求真正和平而消灭侵略者,上帝一定允许我们这样做。圣经上不是说过以牙还牙吗?^②

澳门的戏剧文学及演出活动,向来有很深厚的校园戏剧传统。这与抗战时期许多老师、学生积极地以戏剧演出为手段、投入爱国的抗战宣传运动有关。这个传统,至今仍影响着澳门的戏剧发展;今天,澳门的中

^① 何乐:《在北江》,(澳门)培正中学,佚名文集(缺封面、封底、版权页及第1—6页),约出版于1930—1940年,第153页。

^② 我们现在能读到的只是剧本的一部分,发表于马行日主编的、澳门出版的《迅雷》周刊第8期,1949年9月27日出版,第10、11页。《迅雷》第8期为笔者所原藏,今已转赠陈树荣先生收藏,笔者藏有原刊影本。

学校园戏剧仍然蓬勃兴盛,与这个传统不无关系。

第四节 四五十年代澳门的戏剧活动与剧作

这个时期的资料,我们仍是所知极少。从现时能看到的资料来说,有一个笔名叫晶晶的作者创作的一幕两场喜剧《归来燕》,约写成于1945年,发表于1945年9月,虽吉光片羽,已弥足珍贵。^①从仅能读到的一部分剧本看来,剧情是关于一对男的姓叶、女的姓方的已分手的夫妇在重逢时的一些感情瓜葛,写来风格轻松活泼,对爱情心理描绘得颇为不俗。请看下面引用的一段剧中对白:

方:好,我问你,那是谁?(指壁上照相)

叶:(面微微一红)一个朋友,平常得很。

方:平常得很怎么把相片儿也挂上了?

叶:那么难道我撕了它——就当是画报上剪下来的,挂上去做个装饰,不也挺美,这相照得倒是不错。

方:(走近端详它)就是嘴唇薄露着牙,有点小家子气。

叶:唔。

方:什么唔!好,好,好,十全十美;比陈云裳活泼,比多罗菲南摩还热情,比安娜邈宾还年青,比“唔”女郎安什么的还动人,好了吧,好了吧,你不唔了吧。

叶:你说这一大串,费好大的劲。她嘴唇薄牙齿露,我没反对也犯不着给她辩护。

方:你说她送了这照相,你就挂,我还没问她跟你平平常常的,为什么那(笔者按:应作拿)自己的照相送人;还是着了色,放大的?

叶:那是她的事儿,我怎么知道?

方:把它取下!

叶:唔。(他笑笑)

^① 邓耀荣:《澳门话剧断章》,《澳门文学论集》,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编,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年4月初版,第133—134页。

方：我叫你把它取下！

叶：你看着不顺眼。

方：太顺眼了！

叶：你发号施令，是不是承认自个儿是这屋子的女当家？

方：胡说！我几时承认来的？

可惜我们未能一窥剧作的全貌，不能对作品进行全面研究。

1945年（一说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赵键、黄新、钱拾粟和王强等人组织了海燕舞台技术服务社，以“回到后台”为口号，专门负责后台工作，协助走埠至澳门演出的戏班和各社团学校剧社演戏。至1946年（一说1947年），他们将服务社正式易名为海燕剧艺社，1948年公演《雷雨》；1949年先后在澳门、愁仔岛四度公演《林冲夜奔》；1951年演出改编剧《夜店》；1954年于清平戏院公演《梁祝》；1956年演出《搜书院》；1959年重演《夜店》；至1961年，海燕剧艺社在劳工子弟学校演出了《屈原》一剧的其中一幕之后，就一直停演，沉寂了十七八年，至70年代末始重新活跃起来。总的来说，海燕剧艺社在50年代的澳门剧坛，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从1952至1954年间曾经有数十场中小型的演出，对澳门的



海燕剧社演出
《夜店》之一幕

戏剧发展,功不可没。^①

50年代的澳门剧坛,还有由陆昌、陈振华、李光辉、郑虬等创办的工人文娱组,虽然以粤剧与曲艺为主,但偶然仍会演出话剧,曾有反映工人失业苦况的创作话剧《出路》。^②

至于学界、教育界的戏剧活动,在这个阶段更是最兴旺的时期。例如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濠江中学曾演出过《七十二家房客》、《十五贯》、《河伯娶妻》、《梁祝》等剧;1946年,岭南中学组成了曾有著名话剧界人士郑铁助阵的侨联剧社;50年代末,有中华教育会康乐部剧组的成立,有由梁寒淡主持的教师文娱室及学生乐园,都有可观的戏剧活动;1956至1957年间,又有所谓教师话剧,高潮在于由梁寒淡、邱子维等几位老师改编的名剧《迷眼的砂子》,并在岗顶剧院公演两晚,颇为轰动。

澳门的天主教会学校方面,对推动澳门的戏剧,亦贡献良多,如在50年代初由罗灿坤、甘恒等组织了粤华中学剧团,并开设训练班(分导演、演技、化装、布置和剧本创作五个小组),招收了六十多个学员,为澳门日后的戏剧活动,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个剧团曾演过翻译剧《风雨归舟》、《巴黎之幼童》、《荆棘丛中的菩提》等。他们更曾由1957年起参加“港澳公教学学校校际戏剧联赛”,获得过两届冠军。从这些资料看来,抗战胜利后至60年代初这个时期,乃是澳门校园戏剧(包括教师的与学生的)最重要的发展期,也算是一个高峰。^③

粤华中学是一所天主教会学校,它与戏剧的缘分还有一段故事。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某一天,粤华中学组织了一台晚会,会上有学生进行了表演,在校的波兰神父乌德厚问坐在台下的教师罗灿坤:“戏演得怎么样?”罗灿坤直言不讳地说:“不怎么样,水平太低,不是戏。”神父便让罗灿坤自己领着学生排一个戏试试看,罗灿坤选了一个反映抗战的独幕剧《不到黄河》,神父看了排练说:“这不好玩。”但是演出时学生看了却高兴得不得了。

① 邓耀荣:《澳门话剧断章》,《澳门文学论集》,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编,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年4月初版,第134—135页。

② 同上,第135—136页。

③ 同上,第136—137页。

后来,神父请罗灿坤编演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戏剧,他就根据圣经故事编导了四幕话剧《亡羊》,在改编中罗灿坤不满足于直白地宣传教义,而是在故事中加入人情义理和生命感悟,因此这个戏很感人,在澳门连演了两个星期。澳门地域狭小,观众有限,通常排一个大戏也只能演两三场,而《亡羊》不仅轰动了澳门,还被邀请到香港的九龙、港仔等地巡演。再后来天主教会慈幼会组织“港澳公教学校校际戏剧联赛”,粤华中学剧团以罗灿坤编导的话剧《路》等参赛,竟然荣幸地获得过两次冠军,《路》的主演陈坚,还被香港中联电影公司的导演看中,被请去拍电影。在20世纪50年代,粤华中学剧团还演出过翻译剧《风雨归舟》、《巴黎之幼童》和宗教剧《荆棘丛中的菩提》等,在港澳地区名声大振。

在他们的带动下,澳门其他学校的戏剧活动也逐渐兴旺,培道中学的校长甚至直接找上门来,让罗灿坤推荐教师,去他们学校传授戏剧知识,组织学生剧团。这样,罗灿坤便推荐甘恒、黄新等人去培道中学,在他们的努力下,那里戏剧活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

此外,约在1957年,澳门的土生葡人罗保博士创作了英语歌剧《毋忘我》(FORGET ME NOT),曾经在澳门岗顶剧院连演七八场,风行一时,传为佳话。^①

第五节 六七十年代澳门的 戏剧活动与剧作

现在能找到的属于这个时期的剧本,首推在青年文艺月刊《红豆》1964年第1期发表的,由一位笔名叫冬不拉的作者写的街头短剧《咖啡与蛇》。^②这个极短篇街头剧的剧情是写在60年代初澳门的贫苦华人老百姓与土生葡人在生活上的一些冲突关系,有着较强的写实性。而在《红豆》1964年第2期,有一位笔名叫而华的作者写的街头短剧“利市”

① 邓耀荣:《澳门话剧断章》,《澳门文学论集》第132页。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编,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年4月初版。

② 《咖啡与蛇》,《红豆》第1期,(澳门)红豆出版社1964年2月版。